

我没有温柔，唯独有这点英勇

——评《国贸三十八层》

□貳 为

第一次见永城，是在去年的夏日。

共同的朋友推荐了当时他刚出版的科幻小说《复苏人》，熬夜看过后，便着急托朋友约见面，进了咖啡馆，隔着人群就看到咬着手指头盯着电脑的永城，眼神里一股天真，这样的第一印象，就一直保持下去了。

之后的日子里，也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常有见面的机会，他创作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之初，几个朋友聊天时，他间或说过一些里面的故事，每次讲起，就像是一个想要表现却又有点害羞的小男孩，一股脑把想说的都丢出来之后，便迫切地等待大家的评价。但大家也都不是专业于文学，大多时候都只能说出一些草草夸赞的话。每每如此，他眼中的那些光芒便会黯淡一些，创作是孤独的，但我猜他却总不喜欢这样的孤独吧。

于是，他便常去旅行，世界各地地走，一年中，有大半的时间都在路上，从朋友圈里，他间断发出的那些文字就知道，白天的繁花幕后，他把所有的创作留在了夜晚，穿梭于热闹与孤独，往返于人间和梦境。就这样，《国贸三十八层》终于完稿了。他又一如既往地把作品给大家看，同样地，又一次带着那些想要听到批评的期待。

也许是为了不辜负他的热忱，拿到书以后，我很认真地读，从爱情看到了商战，到最后却无法解读地体味到了初见永城的那一股天真。

三个女人，“70后”的辉姐，“80后”的Judy，“90后”的依依，因缘巧合，作为前台同处国贸三十八层，她们个性、阅历完全不同，却在短时间内缔结了友谊，终又各怀鬼胎，为情、为名、为利，闯入了男性主导的庞大的商业帝国，夹杂在外逃的国企高

管、国际刑警与金融大鳄之间，她们或愚、或勇、或忍、或智，毫无章法，乱拳打死老师傅。最末，翻起了惊涛巨浪，成就了自己，也摧毁了一切。

这样看来，明明是一个掺杂商业、人性、阴谋的作品，又怎会有那样的感受，就如同了解他个人的背景与见到他人那一刻的冲突一般。我猜想，真实的作品都是这样吧，即使构建了一个再广大的世界，细枝末节中也会充满透着作者的基因，而永城又将自己的这份纯粹藏在了何处？

答案是：藏在了那个从哪个角度看，人生都是极其失败且毫无美感可言的辉姐身上。

也许，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来讨厌这个女人。“小时候在胡同里打架，上学时考试作弊，为了毕业分配给系主任送礼，工作了勾搭有妇之夫。”她几乎是挣扎着活在大都市最底层的可怜虫，让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唯恐避之不及。

但我依旧爱她，爱她的豪爽、她的坚强、她的天真、她的无畏、她的善良，她像是初识这个世界的小女孩一样，毫无顾忌，“勇”字在心，望着千军万马，横冲直撞。

40岁的辉姐，做了老李20年的地下情人，却因对方拒绝给她一个孩子毅然离开，放弃了舒适的工作和生活，跑去做个小前台，一切从头开始，这是她的坚强。

才认识一天的依依被人跟踪，她连自己是女人都忘记了，冲上前去为人强出头。好友Judy遭家变，她为安慰对方，坦诚自己也是小三身份，痛骂渣男，这是她的豪爽。

新生活还未开始多久，老李东窗事发外逃，临

行前，将保命的证据留给了辉姐，为了这个抛弃自己的男人，辉姐只身前往香港，周旋于国际刑警和黑帮势力之间，全然不顾自己的性命与未来，这是她的无畏。

当谜题解开，一直最信赖的女伴却是出卖她的人，她大可以报复性地看着对方被施暴，但是她依旧义无反顾地去救助，这是她的善良。

最终一切纷扰都结束了，老李从高高的银行高管变成阶下囚之时，她再次出现，挺着高高隆起的肚子，想着孩子的名字，笑着决定苦等后半生，这是她的天真。

这样一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，夹在高管、富豪等“成功人士”之间，看上去毫无话语权，始终被人控制、蔑视，甚至忽略，但她依旧凭着自己最纯真的那些本性，为自己的爱情赴汤蹈火。在势利的现实生活中，辉姐像一道流星，瞬间照亮了整个宇宙。她绝非不知疼，她也绝非不怕死，只是，她活得太纯粹，谁又忍心讨厌一个天真的“小女孩”呢？

合上书页，我又想起那个夏日，咬着手的永城，他把自己的天真纯粹放在满是谎言与陷阱的成人世界里，帮辉姐搭建了一个凄美的爱情世界。现实的不现实，梦幻的不梦幻，这不正是人生吗？但好在，因为永城的游历，让这人生没那么孤独，虽不怎么热闹，却满是真切。

正如小说从辉姐的梦开始，是不是预示着这人生如梦，一切的一切仅仅就是成人世界的一场儿戏，胡同里跳皮筋的小女孩辉辉，不小心跳坏了，讪讪地笑着给别人伸皮筋儿，而胡同的尽头，国贸一期轰隆隆地拔地而起。

■创作谈

北京国贸一期的大厦是1990年竣工的。那年我读高一，和北京上千名中学生一起参加了北京亚运会开幕式。我们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观众席，每人举一张巨大的彩色板子，组成一面巨型的“大屏幕”。那年头还没有液晶屏幕，电视还用显像管，不少还是黑白的。全国只有一条地铁线，也并不到国贸。那附近原本只有工厂和田地，几乎都算不上北京城的一部分。

国贸是当年唯一的高级涉外写字楼，如今依然算得上北京乃至全国租金最贵的。不只是全国。按照2016年某跨国商业地产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所言，北京国贸在全球十大最贵写字楼中排名第四。如此“首富之地”，自然只配给全球最顶尖的公司栖身。从惠普、丰田、福特、三菱、壳牌；到美银、瑞银、林美、高盛……简直就是国际商业巨头的聚会。入住国贸的是公司里的贵族，在国贸上班的自然也是打工族里的贵族。当年清华教授月薪才不过几百元，中国惠普的普通员工就已经月薪过万了。16年后，我也有幸到国贸上班，为一家跨国商务咨询公司工作。虽然已到美国“洋插队”了多年，还在硅谷研发过好几年机器人，但第一次西服革履地走进国贸大厦，内心难免感到几分神圣。看看四周那些精致冷傲的精英面孔，不禁自惭形秽，深感硅谷其实就是个大农村。10年前辛辛苦苦地往美国跑，原来是去做“田舍郎”，10年后回到北京，这才算是登上工薪族的“天子堂”。

之后在国贸上班的日子，让我渐渐熟悉了这“天子堂”，也着实发现了一些藏在国际大公司和职场精英们背后的秘密。当然这“发现”不只是因为每天出入高级写字楼，更需归功于雇佣我的公司——一家跨国商业调查和投资风险管理公司。原来，看上去高大上的国际巨贾，背地里也藏着不少蝇营狗苟。我虽然写过不少有关商业犯罪和调查的小说，但小说有时候未必就比现实更精彩。

记得曾有这样一桩公司内部调查项目：某巨型跨国公司在东亚的某分公司，业务合同虽然不少，却依然连年亏损严重。该跨国公司总部遂秘密雇佣了调查公司，调查分公司出了什么问题。调查公司进行了半年的外围调查，毫无所获。后来不得不派一名美女调查师进入该分公司做“卧底”。职位并不高，只是初级行政助理，工作内容无非端茶倒水、收发快递、订机票。为了避免分公司的怀疑，“卧底”不能由总公司委派，只能自己去分公司应聘，所以得不到更像样的职位。

然而就是这位在全公司“垫底”的行政助理，却挖掘出了重大的秘密——该分公司的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人事总监、IT总监共同勾结，制造假客户、假合同、假报表，暗度陈仓地把公司的资产转进自己腰包。她是怎么做到的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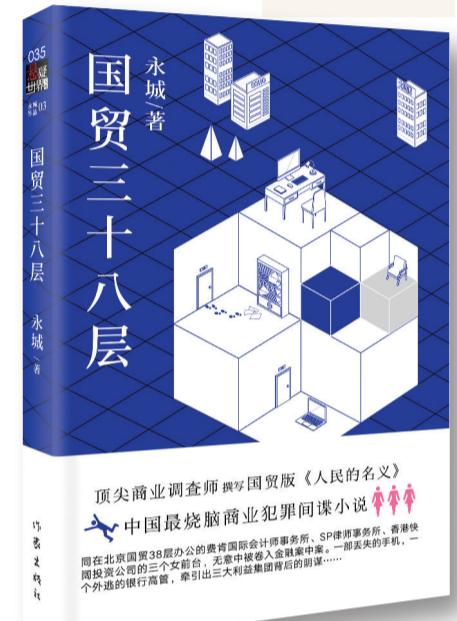
这位新来的“小助理”性格乖巧，工作认真细致，对职责以外的工作也毫不计较，颇得公司领导的赏识，因此常有机会接近大领导们。“小助理”善于察言观色，渐渐察觉有妻室的总经理和独身的女财务总监关系微妙。“小助理”于是有意无意地接近财务总监，渐渐成了她的“地下闺蜜”——不让其他同事知道的那种。两人下班常常一起厮混，吃个宵夜再喝点儿小酒，一来二去的，财务总监就把苦水都倒出来——给总经理做了多年情人，名不正言不顺。财务总监自然不会提及那些徇私舞弊的勾当。但“小助理”为大领导鞍前马后地跑腿，收发快递、接电话、订餐订机票，渐渐又发现，总经理在外面竟然还有情人。“小助理”掌握了证据，巧妙地把证据“泄露”给财务总监。财务总监由爱生恨，愤然向总公司揭发了分公司总经理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其过程自然不如我这几句这么简单，还有诸多辗转戏码，都被“小助理”一一应付了。若是如实地写出来，跟小说一样精彩。

当然，上述的事件并没发生在北京国贸，但确实发生在东亚某个CBD的某座摩天写字楼里。而且我相信，在中华乃至全世界的许许多多高大上的办公楼里，也上演过许许多多类似精彩故事，只是没多少人知道罢了。

于是就有了这部《国贸三十八层》。国贸一座本无三十八层，自然也没有书中那几家公司，以及公司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。但国贸是有的，在中华第一街（长安街）的延长线上屹立了30年，也见证了新中国天翻地覆的30年。每当经过那座大厦，我都会想起1990年秋天，坐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会场，手里举着重重的牌子，透过牌子上开的一寸宽的小窗，看巨大的熊猫盼盼（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）在会场中央站起来，和电视机前的全国人民一起，准备着迎接中华新时代的到来。

(摘自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永城著，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)

国贸三十八层



我是永城

科技和语言的功效类似：让人类越来越“华丽”，越来越显得有“情怀”。

人到中年，渐渐发现政治很有意思。谁又在支持谁，反对谁；要跟谁联手，要跟谁打仗；谁又要解放谁，拯救谁，让谁过得更好，活得更正确。我们总想让别人跟我们一致，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最正确。

我突然想起20年前争论过的问题：科技将把人类带向何方？

其实带路的并不是科技本身。科技也不是宇宙中冥冥存在的巨大力量，人类更不是科技的奴隶。

人类的奴隶只有一个：人类的本能。那些好的坏的永不能磨灭的人性。科技只不过是人性的一种体现。有人用炸药开山修路，也有人用炸药杀人。人类对科学的追求，满足过好奇心，也满足过贪婪和虚荣；曾经带来便利，也曾制造麻烦；曾经被用来施舍，也曾被用来掠夺；有人用它救赎，也有人用它摧残和毁灭。

所以，那个问题的主语弄错了，该这么问：人性将把人类带向何方？

最近这些年，世界并不算太平。不过我们过得还好，蒸蒸日上，追着超级大国的脚步。20年前还只有羡慕的份儿，现在已经有资格步其后尘了。

20年了，我得为我的那缸蟑螂写点什么。为它们的后代，后代的后代，为了未来，写点什么。

也许为它们建造一只更大的缸，谁也不必踩着谁，谁也不必往谁身子底下躲。也许让它们充满自信，谁也不羡慕谁，嫉妒谁，谁也不用爱谁，谁也不用恨谁，谁也不依靠谁，连累谁，谁也不是谁的枷锁。那是不是就完美了？

■链接

20年前，当我在斯坦福大学机器人实验室里、为了我的硕士论文绞尽脑汁的时候，我们几个肤色不同信仰不同母语也不同、但同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，曾经喋喋不休地争论过一个问题：科技终将把我们带向何方？

来自俄罗斯的维克多认为，科技将使人类更加强大，比如发明能够治疗任何疾病的良药，在别的星球上开垦土地建造城市，甚至通过虫洞回到过去，修正人类曾经犯过的一切错误，最终战胜自然，主宰宇宙。

巴拿马外交官的儿子何塞是真诚的天主教徒，他认为科技最终将使人类重新找回信仰，明白一切都是由上帝创造和主宰的。现代物理学对于基点和大爆炸的研究正在证明这一点。

美国人弗兰克比较悲观，他认为，科技终将毁灭人类。比如原子能、温室效应和转基因作物。人类对科技的痴迷，不仅会毁掉人类，还会毁掉地球上的其他生物，甚至毁掉地球本身。

而为了高考而认真复习了社会发展史的我认为，科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，是宇宙中冥冥存在的巨大力量。并非是人找到了科技，而是科技选择了人。人类只是科技的执行者，是科技的奴隶。不管科技终将把人类带向何方，那里一定是人类必去的地方，躲不开的。

那场辩论旷日持久，从厄尔尼诺肆虐的1997年的冬天，一直持续到互联网气泡大爆发的1999年夏天，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。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，直到我们毕业。相比而言，倒是我们的各自的课题都进展得很顺利。维克多的智能机器人从两只轱辘“进化”出了四条机械腿，能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小丘陵了；何塞的“侦探”机器人已经复杂到能在卢

可多角度阅读的“类型化”小说

《花落长安》是一部“类型化”比较明显且类型又不单一的作品。基本上可以从这几个类型来看这部小说：

第一，它是情节型的，现实题材里边的中国故事，按照情节来设置，故事的紧张度、戏剧化都非常充分，所以很适合改编成电视剧。某种程度上说，小说是影视剧本的“底子”，从这个“底子”来说，不像近些时热播的职场剧那么“神”和“虚”。《花落长安》在情节设置上，没有回避公司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，比如郑秉国与周通老总之间的关系。从职业人角度来说，周通的本心是确保公司的发展壮大，非常敬业，很“大”。与之相对的郑秉国在公司发展的道义伦理上却是错误的。然而周通具有双面性，当他在接触了秦幽若秘书谢丽丽之后，他再面对人与事的时候，他“小”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。这些方面，大故事和小故事，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之间的故事精彩度都有，这种作为情节型不断演变的故事特别便于改编成电视剧。

第二，它是知识型的，所谓的“干货”主要指向商贸。在当下中国，涉及商业运作的普遍的、特殊的路径，它都涉及了。比如创业过程中资金的问题，读者会发现秦幽若和郑秉国之间情节的每一次重要推进都和钱有关，其面临的商业危机之所以得以化解，都是因为郑秉国给予了鼎力支持。再比如作品中涉及的各种复杂关系，有公司内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的关系；而环境既包括人的环境，又包括商业环境，其复杂性都写到了关



键是作品写出了一个必然的过程史，就是要做买卖，在特定时代的中国背景下必然要经历的东西——从创业，到轰轰烈烈，再到失败甚至是毁灭，然后涅槃重生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不是成功学的探秘，而是社会学的考辨。巴尔扎克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这方面的价值和意义，《花落长安》也具备这样的特质。

第三，它是情感主线型的。作品勾勒出了人

特点、优长和难度

——读《花落长安》

□施战军

的成长历程，而这个成长历程很是值得玩味。作品一开始就展现了秦幽若和丈夫刘江的冲突，刘江深夜醉归，女主人公因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而和他打架，且醋味十足，预示了她和刘江关系的破裂，有点找碴儿的意思，这又是她出走创业的切入点。其中却内含着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：很长时间以来，我们作家的现实题材创作中的精英意识太强了，而这部小说照顾了大众趣味。过去作品中我们常见的是以男人的成熟魅力为中心的，而这部作品里，主人公是女性，她自信、成熟，又不乏天真，小说里，这堪称女人的杀手锏。作品有别于我们熟悉的以男人为中心的那个系列，实际上它很可能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大众趣味，将会引领一种新的大众审美潮流。在热播剧《欢乐颂》里我们虽然看到是一群女孩子，大家都是围绕着靳东，靳东在剧中饰演霸道总裁，而在《花落长安》里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人渴望独立的、具有精神慰藉的人生是如何得来的。

容纳、善意是所有优秀作品向上的引力

作品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，也可以说是其重要价值和意义的体现：

第一，秦幽若这样一个女人，她在今天城市商战里的形象和当年《平凡的世界》里孙氏兄弟的成长之间，构成了一个新的衔接。《平凡的世界》讲述的那个时代，在陕西作家笔下是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道德力量出现的；在《花落长安》里，秦幽若的得以前行，依然有这样传统文化力量的支撑，但她身上更多的是现代意识，有了新的变化。

第二，基于其中对人的态度值得人们思考。作品中的秦幽若，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已融入了作者个人立场、态度，一方面收纳复杂，甚至是恶意；一方面不断整理内心深处的善意。应该说奶奶是她善意的最初“播种者”，对她影响很大。这种善意推动着她把痛苦留给自己，而不会留给别人；当然遇到迫害性的事件时她也会迎头痛击，但最终还是得饶人且饶人，收纳“复杂”而展示善意。这里的“复杂”包括挣扎、彷徨、伤害，等等。不像我们现在看的很多小说，主要写受苦、受难、受虐待。对于很多“苦”的东西，她不回避，也没有对社会贴观念化的标签，而是收纳痛苦、复杂，整理好自己，保留着自己的追求，从而对他人报之以谅解、救助，甚至救赎。这是很了不起的，自带一种能引领人向上的无

形的力量，这正是经典文学作品所不可或缺的。在《花落长安》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这种努力。

文学的意境植根于语言和可信度

驾驭这样的时下热门题材，难度可想而知。应该说，戏剧化、情节化、故事化使小说引人入胜，即便有讲得不够完美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上靠想象来弥补。《花落长安》的小说感还是不太够的。所谓的“小说感不够”主要体现在语言上，可能跟完稿后的删减有关系，描写一个人表情的语言还是有点太直白、太直接了，人物心理活动以及旁及的情境因素方面也还有些欠缺。

《花落长安》所展现的是一卷时代浮世绘、一部商界实情录。作为“浮世绘”部分，作品做得非常好，里面人物非常明晰；但是“商情录”这一部分相对不足。主人公秦幽若、孙德浩、郑秉国等到底做了什么买卖？公司的具体业务渠道是什么？他们如何与其他商家进行业务往来？这些最丰富、最实在的本相，作品却没有交代，读者不得而知。过去在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，这会是让故事真切可信的必备元素，而这部作品主要奔着人物情感去了，在这方面就让人多少感到一些虚化。

但是总体来说，这部小说确实有它难得的地方，就是所谓的“基底”，就是对人的态度，它保留了对人基本认识当中积极的一面，而且试图以自己担当实现一种对人的谅解和救助，这是值得称道的。